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移繡譜  
第三回 逼殺紅娘子妒婦潛逃 逐去好先生頑兒肆志

題辭：

風和日麗，個中正好鬥芳巧。閒尋風情，花枝沉醉了。鶯燕仍啼，何故書聲悄？非同調。嚴師去了，蘭室生荊草。  
右調《點絳脣》

話分兩頭。且說燕娘生產滿月以後，壽春奶娘的家公起早走來，對婆子說，要主家稱些銀子用用。奶娘道：「待我對主母說了，稱起在此。你明早來拿。」奶公去了。奶娘等燕娘早飯以後，乘間說起：「家公來此，因缺柴少米，要求主母還些銀子用用，萬乞主母應應急兒。」

燕娘見說，即去拜匣中取出銀包，稱起一塊，有五錢重，遞與奶娘。奶娘接了，即走過自己房中，將包頭的烏帕包了，打一箇結兒，放在牀頭枕邊。次日早間，奶公不來拿銀，奶娘也不在心。

下午些，燕娘沒情沒興，走到後園丈夫的書房中閒散，閒散，見牀頭上有一個烏帕兒，內邊結著一件東西。打開看時，是一塊銀子，認得是昨日稱與奶娘的。又把烏帕仔細審看，分明是奶娘一向包頭的。又見牀頭上有一本小書，拿起來揭開看時，是一本春書，竟呆了一時。

燕娘向來見奶娘有幾分姿色，恐怕丈夫勾搭，時時在心。況且自從生產之後，丈夫不時在外邊安歇，心中早有疑惑。如今見了這些贓證，即沉吟暗想道：「此銀是我昨日稱與奶娘的，緣何到在此間？況此春書專寫男女做事，何故倒瞞著我，不拿到我房中，反放在孤身獨臥的牀上枕邊？這帕兒分明是淫婦盤頭的，這書兒分明是我那王八看了做事的。」袖了回來，一面走，一面怒火兒往太陽裡爆出來。

走到房中，便捉雞罵狗說道：「做婦人家的，也該存三分廉恥。把別人的老公扯來自家身上留著，好不識羞！還虧你的老臉湊看些春書故事兒，一般做事。我僱你在此，要你撫養我的兒子，難道要你勾搭我的老公？」

奶娘聽見，起初罵時，還摸不著頭，聽到後邊這兩句，道：「分明是罵我了。這話哪裡說起？」回言道：「大娘，青天白日，莫要屈罵了人。若做這樣勾當的，天雷打殺了我。」燕娘道：「那天雷不來管你這樣事兒。如今這勾當做也做去了，發恁麼兒？」

奶娘鼻涕眼淚一齊滾下，道：「哪個看見，叫他來對理！」燕娘道：「你還要嘴硬？」這東西是飛到他書房裡去的？」把帕兒、書兒袖中撒將出來，撒在樓板上。

奶娘拭拭眼淚，拾起看時，果然是自己盤頭的帕兒，想道：「這書兒在書房中不干我事，這帕兒是我昨日結了銀子放在枕邊，何故落在彼處？」如今憑燕娘數落，也不回她，只是細想一番，想不著，只得低聲去問躑躅丫頭。蓮女回報導：「我哪裡曉得你們的事體。」

奶娘見蓮女回言唐突，不敢再問，想道：「等宮大爺回來，問他便知明白。待她有氣力便罵，只不睬她罷了。」燕娘見奶娘默默無言。又罵道：「見了贓證塞了嘴兒，原來來了丫兒坐著。如今還瞞得哪個？」

罵到後來，見奶娘不對理，越罵得高興，竟把惡婦媚根、淫婦媚根都搬了出來。奶娘氣憤不過，轟轟的走過房來，對了燕娘的耳朵連聲高叫道：「啐，啐，啐！你把女兒一個個活活地溺死了，倒罵我惡。我離了老公三個年頭，聽見你夜夜抱了老公做事，倒罵我淫，你的春夢兒竟不醒了。」

燕娘就一掌打來，奶娘也一掌打去。燕娘伸一手來抓奶娘的頭髮，被頭上線針一紮，放了一空。奶娘也連忙伸手，拿著燕娘的鬢兒，拔了一番，倒拔去許多鬢髮。壽春見打驚慌，哭得飛灰喧天。躑躅丫頭抱了，忙到灶邊房內，報知老爹、老娘。宮音問道：「為何相打？」蓮女道：「大娘道：『奶娘與大爺勾搭了。』只管罵，故此奶娘與大娘打鬧。」

宮音又問道：「勾搭可是真的，還是冤的？」蓮女道：「今日大娘到書房，說道：『捉著贓證。』不曉是真是假。」宮音夫婦隨即走到燕娘房中，二人方才放手。宮音道：「做奶娘的，也須識個高低，不道這樣放肆無禮。」奶娘回言道：「大娘狠狠地無端罵我，我實不甘心。」

燕娘見公公面前難說，扯婆婆過一邊去，數長數短，輕輕告訴。宮音道：「賢媳婦也須穩重些，使下人敬服才是。如今做一出，又一出，卻不被人笑話。溺頭胎女兒，跌壞了丫頭；溺二胎女兒，幾乎溺死了丈夫，千虧萬虧，虧了外甥女救了這命。就是前番拿周也可省的，你定要如此，教我老人家又費壞了一塊銀子。如今又是這樣，竟不成一人家了。你看林家娶了令姐，不溺女，不浪費，不妒忌，家門愈加興旺。不道我兩上老人家，養了兒孫，娶了媳婦，指望享安，如今倒老苦了。萬望賢媳婦忍耐將就些罷！」

說完，兩老自回房。見兒子、媳婦不孝，相對淒涼，想起來不知如何結果，眼淚出了一番。那燕娘只道公婆來幫她罵奶娘，打奶娘，如今反說了自己一番，十分掃興，又罵奶娘道：「你不要慌，你打得我好。少刻宮大爺回來，對他說知，要他明日告官究治。他若是偏心護你，我到娘家去，叫我爹爹送官，決不饒你。」

此夜，宮芳在朋友家中吃酒，竟不回來。燕娘自家抱了壽春，喂些糕果，放在身邊。奶娘獨自上牀睡了，想了一番，又哭一番，想道：「我若明日竟自歸家去了，她說我勾搭她的丈夫，做破了，無顏而去，我的家公道我做事不謹，被主母逐出，必然打罵，有口難分。欲要仍在此間，今日打了一番，宮大爺一向懼內聽妻，自然決不容我。便是宮大爺容我，我與惡婦是煙柴對赤眼，決住不得。萬一明日逢老爹當真送官，累我家公用銀，窮漢子得性命，決難難保。況且靠人家做奶娘度日，有何出頭日子？」

左思右想，不如死了他，倒得個乾淨。又低低咽咽哭了一番，又想道：「我若死在房中，她就好遮藏掩飾。我到大門外去死了，驚動了鄰人耳目，她自然吃虧。」又低低咽咽哭了一會，挨至半夜之時，聽見燕娘與蓮女俱已熟睡，起來尋了一根繩兒，悄悄開了房門下樓來。一路把門兒輕輕開出，到大門簷下，竟縊死了。可憐一個紅娘子，頃刻魂飛枉死城。

次早，奶公起來，想道：「婆子約我昨日拿銀，昨日因有事不去，諒必稱到手了。今早飯米俱無，可拿來糴米、買柴，過度幾日又處。走到宮家門首，正是黎明時候，看他門外有一個死屍掛著，吃了一驚，連打幾個寒噤，縮退了十餘步，那寒毛就如旗桿兒一般豎起來。人定睛一望，「這卻像我家婆模樣。」

正在驚慌疑惑，周才出來開門，見門兒處處不關，想道：「昨日大爺回來，竟忘關了門兒，好不小心。」一頭走出大門，抬頭一看，叫一聲道：「阿呀！不好了，奶娘吊死在這裡了。」

飛跑轉身到燕娘房首，叫一聲道：「大娘，不好了，奶娘吊死在外邊了！」飛也去叫自家家婆出來，相幫解繩。只見奶公在外邊哭叫：「四鄰八舍，我的妻子縊死在這裡了，可憐！可憐！」

周才叫妻子抱了下身，自己上凳去解那結兒，被頭喉卡滿，如何解得？飛跑進內，拿了刀兒出來，割斷了繩，放了下來。鄰人漸漸聚集，觀看的甚多。裡邊躑躅丫頭，因昨日燕娘與奶娘不吃夜膳，丫頭將油膩多吃了些，剛剛起來，到馬子邊解手，聽見一聲：「奶娘吊死了！」就不開馬子，忍了一包水尿，走到樓梯腳邊，卻忍不住，一包水泄尿兒撒出在地，竟到外邊來看。

那燕娘在牀上也聽見一聲：「奶娘縊死了！」忙忙穿衣起來，收拾些首飾、銀子帶在腰邊，走下樓來。一腳踏著水泄尿兒，溜了一跌，跌得屁股疼痛，爬起來，叫一聲：「噯唷！」把手去挪一挪，摸著一把屎兒，將來一聞，是活臭的臭糞，也不暇去洗，將衫兒把手一揩，忙到後邊開了後門，一溜兒到娘家去了。

內邊兩個老人家聽見說：「奶娘縊死了！」宮音慌忙摸衣不著，摸著老娘的衣褲穿了走出來。老娘也慌忙摸衣不著，摸得老公的衣褲，著了走出來。看時，只見牆門外擁擠了許多人，又聽見奶公連聲哭叫道：「我的妻兒好苦嘍！可憐嘍！」

宮音見了這個光景，捶胸頓足，將老娘扯了，竟自進去，歎氣道：「咳！好個孝順的兒子、媳婦，她自身做事自身當，我們老人家管不得這許多！」看見身上衣服都錯穿了，方才換了轉來。

周才忙去尋主人宮芳，尋著在朋友家笑話。周才曉事，近前叫道：「大爺，老爹有話要說，請大爺即速回去。」宮芳道：「老爹有恁的話？」周才道：「大爺回去便知。」

宮芳別了朋友，走出弄坊，周才附耳道，如此，如此，這般，這般。宮芳聽了，搖頭跌足道：「唔！可恨那不賢的婦人，又做出事來了！」忙到門前，人叢裡挨進牆門，一頭去見爹娘。宮音見兒子，頓足道：「好個孝順媳婦，做出事來，逃到娘家去了，害得我老人家好苦！」宮芳道：「原來這不賢之婦已逃回去了。老父老母不要心慌，事已至此，不過是縊死的，料然不至償命。只是又要用些銀子」。

未曾說完，只見丈人逢年已來探望。原來，燕娘開了後門，蓬鬆了頭髮，穿一件隨身舊衫，後邊有許多臭屎，走到娘家，滿門吃驚。逢年與田氏問她，她氣喘吁吁地說不出聲。田氏現三問她，她才扯過母親到一角邊去，說了兩聲，如此，如此。逢年早已聽見，跌足道：「咳！好個女兒，不爭氣！怎麼好？」說了就往外走。

走到女婿家來，挨入牆門，忙進內。宮音道：「親翁，此事怎了？」逢年道：「都小女不賢，有累親翁、親母。但是如今時世不好，倘一經官，便千金也了賬不來，人又吃了虧。須是放出主意，調停事體為妙。」一面叫周才到棺材鋪中買一口棺來，把屍兒貯著；一面同女婿邀奶公進內廳坐下，叫親翁去邀了左右十鄰來。那左右鄰俱是小家，向來原是趨承官家的，一邀都到。請女婿作速買辦酒肴，設筵請眾。

少頃，酒已完備，逢年勸眾人吃個風花雪月，流星趕月，先送鄰人俱是二兩一封，打發散了。獨留住了奶公，說道：「人已死了，不可復生。你呼天叫地，也是無益。縱使經官，不過用些銀子，好了眾人，不如你自家得些罷了。」隨即拿出二十兩銀子放在桌上。一個窮漢，見了白白的銀子，自然口軟，假意作勢，又添了十兩。夜深之間，要奶公領了屍棺，著管家們抬了，竟去安葬。此一番，宮音又用去了若干銀子。

看官們，你道奶娘的帕兒如何忽在書房？只因此日早間，壽春拿了玩耍，宮芳抱到書房，放下在那邊。這日宮芳到朋友家去，不料自家有了妒婦，生出上番大禍。正是：

妻賢夫禍少，子孝父心寬。

婦悍夫多辱，兒驕父有冤。

且說壽春到七歲，請一位先生在家讀書，取名宮榜。剛剛拜了先生，開得簿面，便哭將起來，口中連聲說道：「我要媽媽嘍！我要媽媽嘍！」哭了半日，燕娘叫躑躅丫頭抱了進去。以後總是讀一日倒歇兩日。讀得一年，一本「趙錢孫李」，讀不到《百家姓》終罷了。八歲上，又換先生。先生見內裡愛惜，只是胡亂混賬，一本「天地玄黃」，讀不到「焉哉乎也」罷了。九歲上，又換先生，姓金名重。

上學過了幾日，金重見他頑劣，就打了兩下。宮榜回去，對娘眼淚出，罵先生道：「狗娘養的打我，我不去讀書了。」燕娘也就眼淚出，兩個哭出許多腔調。宮芳罵了兩聲，送到學堂。

燕娘即叫周才上覆先生，說：「請先生要教兒，不要打兒的。」先生回言道：「古人說的好：『教兒須用打黃荆，不打黃荆定不成。』又道得好：『一片撫情竹，專打書不熟。』豈有教兒不打兒之理？但是，在內邊由得大娘嬌慣，讀書又不能如此。」先生這一番說話，說得周才有口，竟不傳進。

又過了數月，將到端陽，畢竟話不投機，先生解館而去。宮芳只得送完了修金。端陽後，又另請一位先生，姓馬，名變豹。

此番來的先生如何？且看下文分解。